



論語纂言卷之四

里仁弟四

子曰里仁為美至焉得知

鄭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求居而

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集解

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

而不處仁道安得知乎義疏

上三篇既詳大學明堂宗廟之法此篇明治國當察

鄰里風俗之薄厚故仁知禮義皆人性所固有必一

一反求之於性而使自擇之則俗無不化而人無不

格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由是而能不失其理觀於里

仁爲美而治太平有其象矣發微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集解

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墨子經說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从人从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注云人讀爲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者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生生之德爲仁皆秉乎天性學者皆欲復其性然日月至焉其仁未可知也必通

之以恕說文恕仁也而後明人已之分以有親親之殺由

近及遠仁之道無不通仁之功亦不息其藏乎身者

恕則能安仁安仁乃可謂之仁者故曰中心安仁者

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擇仁先求近乎知知者利仁

深入心通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

者利物足以和義也利仁之學也精其利仁之學亦

將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知仁合而

成功一故知者之知人而不仁者遠以其能利仁也

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道而先言知者以

知者或未及乎安行而仁者未有不先資乎知其生而知

知者或未及乎安行而仁者未有不先資乎知其生而知

之即故知堯舜之知而後見堯舜之仁舜其大知也

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知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仁也知仁合而後為大知如言未知焉得仁即此意

又觀乎知行成功之一是知仁者知者不能別以等

差也發微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集解

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也

雍也仁而不佞是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

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審識他人好惡也故

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

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義疏

雍也篇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人與己二人之象也故於

文仁从人从二人已之問先求之以好惡則仁之道

可通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鄭注知猶欲也躬猶己也理猶性

也按此究言好惡無節之弊欲誘於外則不能反己

惡能推己以及人夫性本乎天所謂喜怒哀樂之未

發也欲生於性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迨形爲動靜而分爲內外則性爲天理而欲爲人欲遂判兩涂馳之逾遠其弊無窮此好惡所以不通而仁道鮮也故大學明好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天之民也好惡合乎性是爲民之所好惡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人有曹好曹惡所謂性之欲好惡之節於內者也故有道有德足以長民者吾能尊顯之渾敦窮奇滅乎天理者吾能放流之此好人惡人之事也禮表記篇曰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夫旣爲人之曹好曹惡安得少

之爲天下一人蓋民皆囿於好惡之竟故有好惡而不能以自通惟以靜制動內外相養而反於無欲反於無欲則好惡不形而無所可畏無欲無畏以定好惡之表而求民之好惡則好惡無不通好惡旣通而親親仁民愛物之心極於天下然仁者亦惟能近取譬而已矣此仁者之所能在人已之間也

發微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謂本乾元以正性命者宐有善而無惡也乾元爲仁元居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初易虛乾元以用大衍之數論語明仁之本以求禮樂刑政之施至此益反覆言仁以示學者性命之正蓋情性分涂而善惡

迭起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仁義禮知信為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為六情由於情欲之誘將流於惡而不知所極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以五性之正正六情故曰性情求乾元之義知五性皆統於仁亦由帝出於震乾初即復初復初即震初同為乾元也乾元為善之長以體仁主春屬木亨為合禮主夏屬火利為和義主秋屬金貞為幹事知周乎萬事主冬屬水信者土神王於季夏亨為乾二五之坤文言於乾九二言庸言之信是亨之中有信由仁以推四者順五行之序性命之正也論語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者知也義

也信也復禮禮也由四者以歸於仁復性之功也是知性者必志於仁乃得其性之初故其善日長其惡日消至於能性其情而惡無所舍苟不志於仁者又安能免於惡哉又

子曰富與貴至不處也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集解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義疏

貧與賤至不去也

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集解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已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顏

愿安貧不更他方橫求也義疏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子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集解此更明不可

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義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至顛沛必於是

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集解

此篇專論人之心術為風俗之所繫以上數章既明

仁知好惡善惡此章則申言欲惡欲惡者心之大端

也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罔道則惑而不樂有

所惡即由於有所欲故必以道制欲富貴貧賤罔道

之所由樂一時之富貴而失其平生之守所欲有以

溺之也患一時之貧賤而不安素位之行所惡有以

奪之也故必反之於道所謂道者君子之道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為以其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為不以

其道至不以其道之時君子當明其不處不去之故

以存其立達之素願蓋以欲罔道則身已陷於欲又

何以立何以達其去仁也遠矣是以古之成仁者雖

更死生存亡之變其行諛之感人常在於天下後世

即其立人達人之效而非富貴貧賤之所能與也然

必志於仁者乃能及此君子重沒世之名故能自強

不息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其心與仁為一雖造次

顛沛不足以動其心庶幾混富貴貧賤之見消所欲

所惡之端非安仁利仁之極詣哉微發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若見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義疏

此章疾時無仁也孔子言我未見性好仁者亦未見能疾惡不仁者也疏按邢氏謂此好仁者為好而為之好惡就己性分學問言合全

章之意則邢說校皇為勝

好仁者無以尚之

孔曰難復加也集解

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義疏

尚上也言性好仁者為德之最上他行無以更上之

言難復加也疏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已不如

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集解

云惡不仁者其為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

惡憎於不仁其人亦即是仁故曰其為仁也云不使

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不仁者之功也言既能

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禮之

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為惜仁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義疏

言能疾惡不仁者亦得為仁但其行少劣疏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集解

言世不脩仁也德輔如毛行仁甚易我欲仁斯仁至

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疏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集解

孔子既言無有復恐為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義疏

此章言人心之好惡為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者性也仁也天理未滅斯有好仁惡不仁之性春秋時人人俱失其性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故孔子發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歎好仁與惡不仁豈是一人然孔子就一世而求其人期一遇好仁

者或一遇惡不仁者好仁者當見其好仁之事惡不仁者當見其惡不仁之事故孔注分爲兩人又言好仁者無以尙之謂能好仁卽無他行可以加於其上如安仁利仁強仁皆是好仁之事非止謂見仁者而好之也又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謂惡不仁者必其有爲仁之實故雖有不仁者能不使以不仁之事加乎爲仁者之身如舜有天下而不仁者遠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不仁者無以行其不仁是爲能惡此其好惡皆秉於性分之中而不爲知誘於外豈易見其人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己不亦遠乎觀此可知好仁者之用力於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考其一日之事而知其所以用力於仁者可究之終身則不能好仁將不可以終日夫旣一日用力於仁則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又知我欲仁斯仁至矣必無力不足之事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能一日用力於仁者卽指好仁惡不仁之人也云有者言其或有之也何以知其或有之以我見當世之人惟誘於人欲遂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非其力之真不足以爲仁故知其或有之也云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凡古之未見而存其說者謂之區蓋論語所謂蓋

闕謂世宐有用力於仁者以我未之見則有之之說猶在蓋闕之例故曰蓋有之矣傷一世之心術日離於仁重言我未之見視未見好仁之語其意益深切矣發微

子曰人之過也至斯知仁矣

子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集解

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義疏

按黨類也過者猶咎悔也禮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其情則異又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夫仁者已之所盡也功與過人之所遭也君子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功不仁者見其過小人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過不仁者見其功是以君子或收小人之功小人必陷君子以過有履霜堅冰之節斯見歲寒松柏之心觀過知人其道在此處過之際能擇仁而蹈

流奕世之美稱此利仁之極致爵祿可念能引決於一朝此強仁之成功在過而悔安得謂之利仁強仁乎故利仁強仁必以安仁為之程限則能性其情於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為仁之心至死不變春秋所載孔父仇牧荀息之流非皆求仁得仁者與發微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集解

樂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為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已憂世不為身也義疏

此道為有道無道之道里仁一篇專言人心風俗所

係孔子傷世無道已久故發朝聞之歎與中庸記言道其不行不明之意同若事物當然之道聖人之徒聞之宜久何庸朝夕以俟乎發微

子曰士志於道至未足與議也

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其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為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義疏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所志之道也凡為士者既以道善其身即以道善天下有天下而不

與皆不恥惡衣惡食之所充也如是而可與議道以此見世之有道無道皆由乎議道之人也如為士者所恥在衣食之間其立心甚小則其平居深計遠謀但為空言以欺當世迫處議道之任必將誇張富強之事不顧人心風俗之本所以日離於道而國不可治故正人心者始於端士習端士習者始於識廉耻也發微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

釋文

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為親疏

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義疏

此章明君子之義內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按上文言仁皆謂以仁治人故有欲惡好惡善惡之說此言治我故言無適無莫適依鄭本作敵莫依鄭讀作慕敵謂有所惡而拒之慕謂有所向而與之其於天下之人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當無損乎義然意存乎敵存乎慕於治我之功遂有閒也故春秋之法凡正人而不能正己者皆不予為義以其意在敵與慕

也必無敵無慕而後能義之與比比者所以治也周禮有大比春秋屬辭比事漢制有八月案比見大司徒注

凡以比爲名皆爲比校而治義之與比卽以義治我也有義之與我爲治又何暇乎敵與慕以義校論於

已故曰與比比亦訓爲密

本說文

積豪毛之善絕纖芥

之惡是之謂密春秋治起衰亂則內中國而外諸夏亦始於以義治我故義先於治我則仁達於天下仁義之法相因而治有偏用者卽不可爲仁義也董子又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

仁大遠義大近又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逆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亂而至太平故分仁義爲外治內治其實仁義皆具於性用之以治則爲法仁義之法有外內仁義之性無外內也論語言治人之道故反覆言仁而仁必合乎義猶治人者必始於治己如仁者安仁則生知之聖已不待治於知者利仁利以和義始於以義治我而後以仁治人是之謂利仁仁義之相因爲法五行之相代爲用合之於天命之性分之於人已之治也故孟子但言義內

而不言仁在外者亦明仁義之性也人苟不能攷之以義而密以自治將終其身無為仁之實以敵與慕皆外也非內也義之與比內也非外也惟於天下無敵無慕而內治斯密成為君子也墨子經說義志以天下為芬近告子

義外之說又如疏義解為天下之人有義者與之為親亦違義內之義發微

子曰君子懷德至小人懷惠

子曰懷安也懷刑安於法也集刑法也言君子之人

安於法則也義疏

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道之

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大王在岐下輦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又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謹案無仁義之治則所行皆放於利也放於利則志貪而心褊人所怨恨生於褊心褊心所施必還而相報由是而怨多也凡人之儉嗇而不能禮者皆謂之放於利故有葛屨之儉當思碩鼠之傷矣發微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至如禮何

云能以禮讓句為國乎何有者夫禮所以明讓讓則不僭不僭則上下各安其分故能守其義斯謂禮能

行其仁斯謂讓以禮以讓而為一國又何所見其難

為國乎何有與後於從政乎何有語氣相類隱公推讓而立春秋遂託始

於隱而成其賢於襄廿九年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美

札之讓國傳稱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是札以讓成其仁義吳於是君有大夫明能以禮

讓乃可為國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魯自

文公失禮為逆祀上誣其先君於是三桓專政宣公

篡立不能以禮讓而國非其國故上篇言人而不仁

如禮何不仁者即不能以禮讓者也仁者之立人達

人皆以己而推左傳稱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此以己

及人之一端也不仁者反此故不以禮讓則諸侯僭

天子大夫僭諸侯其禍相因亦由己而推故為國者

不可以不為仁尤不可以不比義而後能以禮讓也

發微

子曰不患無位至求為可知也

不學禮無以立是所以立者禮也見其禮而知其政

聞其樂而知其德此可知之大者也又

子曰參乎至曾子曰唯

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

也言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

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
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薄可以至約窮也譬
猶以君御民執一統眾之道也義疏

廣雅貫行也論語衛宣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
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即一
以行之也荀子王制曰為之貫之貫亦為也漢書魯
永傳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奉承貫行貫亦
行也顏注訓貫為聯續失之小雅貫事也事與行義
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

經義述聞

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已具一者誠也天地
一誠而已矣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
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
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
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
一得預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
庸主而子告以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

一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哀公尙得聞此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從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一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卽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

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荅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經史問答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許慎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故造文字始一終亥乾之初爻爲一乾象盈甲而藏於亥坤辟亥坤下有伏乾故坤含光大凝乾之元此坤乾之義歸藏之法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爲乾元所謂易有大

極是生兩儀者也於天爲北辰天之中至虛之地虛者不可指故著之以北極之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有不用者而用以之通故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明虛一之義也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乾之三爻易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老子之說通乎易與論語一以貫之說意相發也老子又曰道虛而用之又

不盈盡爲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爲不盈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致虛者一也守靜者不用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一以貫之也發微

子出門人問曰至忠恕而已矣

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荅竟後而孔子出戶去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禮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惟恕也

義疏

東漢泰山都尉孔佃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
充公以爲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考後漢賈逵傳顯
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
門生相與讓所荅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弟子確然
不同楊士勳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是一堂之中
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如後世三舍之
有齋長非如充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禮記鄭
注以爲卽弟子而竹垞引充公語欲以爲門生之受
業於弟子者考檀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
卽以論孟言之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爲臣安見其爲
子路弟子也厚葬之請安見爲顏子弟子也一貫之

問安見爲曾子弟子也治任入揖安見爲子貢弟子
也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此章非對孔子
而言則門人正弟子也家語七十弟子有懸亶祀典
疑爲鄔單之訛而闕之乃據廣韻注以爲是門人置
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充公之說本難盡信故世說
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
爲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書王褒門人爲縣所役
褒謂令曰爲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爲門生互稱之
證門人卽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知而穀梁疏之
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經史問荅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敬也恕仁也俱本說文主一謂

之敬於文仁以人从二仁有二人之義人與己爲二人極之天下之大唯人己而已矣故論語曰大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人與己爲仁之義也能近取譬二人之謂也乾爲敬仁者元也乾元之道行以忠恕有忠恕之實而後能明一貫之旨中庸言中之用中爲皇極極卽一也用者貫之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一以貫之也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之字並从一有一而後本末具則貫之於終始故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由己以及人賜之所以聞一知二也克己復禮忠也敬也仁恕也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回之所以聞一知十也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也發微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故君子不可以貨取小人當因其所利而利之述何

義與利皆係於一己而無與於人故言喻喻者曉然於心也君子以義爲利故見利思義惟其心之所喻故能思義及其見危授命乃見君子之喻義義者君子不責於人但求所以自盡不喻者不能及也利者小人欲專於己遂工於所自謀不喻者不能及也董

生書曰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會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按此見君子比義於死生之際死而不避

義也死賢於生利也斯爲以義爲利斯爲善喻小人不知義而疑但見利之可欲盡去其禮義廉恥之性而以徇利是爲喻利是爲以利爲利利者亦君子之所喻也惟知利以和義則喻利而不必言利義者小人之所疑也以疑義而貪利則所喻惟利而終身不知義求性命之正則有義卽有利自有小人之喻利而義利分也發微

子曰事父母幾諫至勞而不怨

包曰幾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

已之諫集解

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夫諫之爲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宐一若有不善俱宐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爲可疑舊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言進善俱陳紀傳故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鄭元曰合幾微諫也是知並宐微諫也又若君親爲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

段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旣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恒爲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荅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闔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荅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宐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段合義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

其俱宐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向釋又在三有師
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
隱無可隱故亦無犯也義疏

坊記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引之謹案勞憂也高誘注

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

甫田傳忉忉勞心博博素冠傳博博勞人草草之類卷伯

忉憂勞也皆謂憂也鄭注微諫不倦曰論語曰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

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

謂微諫鄭注案勞而不怨即承上微諫不倦而言言

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心憂之而

不怨其親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

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為證

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

之事已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

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

怨也下文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祭義曰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相

近又一證經義述聞

遊必有方

鄭曰方猶常也

集解

曲禮云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

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

義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學而篇明大學之法父在觀其志一節是言繼體之

君以天子諸侯皆視學世子亦入學也里仁篇明里

鄰風俗所繫至此類言孝事以著為仁之本言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是槩言人子事親能三年無改則可

要之沒身矣語雖若一而義有兩施邢氏以為重出

者非也

發微

子曰父母之年至一則以懼

李充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

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

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

其能稱年以養志也是以唯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

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

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義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

難之也

又

出如小德出入之出其訓諭也過也舊說非

四書紀聞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

集解

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

之云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義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集解

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鄰里故也魯無

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

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云推誠相與則殊類

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

必有鄰也

義疏

此章勉人脩德也有德則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

同志相求與之為鄰也

疏

於易震兌為鄰震者東方兌者西方之位月三日成

震出庚八日成兌見丁者鄰之象也故文言說坤敬

義而德不孤

後錄

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

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人於

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

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象德之

效也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鄰近也言脩德者

不獨空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子游曰事君數至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集解按皇本有孔安國曰

斯此也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

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

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

義疏

數鄭世主反言數己之功勞也釋文

論語纂言卷之五

公治長弟五

子謂公治長至以其子妻之

孔曰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長集解

案家語弟子篇云公治長魯人字子長其人能忍恥

夫子以女妻之又史記弟子傳云公治長齊人孔用

家語為說也張華云公治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

五里所基極高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綈案此見皇

疏引論以其不經今不取也疏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義疏

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

治雖在枉濫縲繼而為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治次里仁也又

子謂南容至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公縉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中孫獲生南宮縉是也然則名縉名括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疏

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兒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為劣也以己女

妻公治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閒也義疏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即南宮适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釋地

案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注敬叔魯大夫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史記孔子世家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云云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懿子皆

僖子子言魯人太史公之疎爾漢書古今人表孟懿子在南宮敬叔前左傳昭十一年孟僖子宿于蕞氏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凡言及者皆因其先
後次第之文則敬叔為懿子弟甚明羣經義證

子謂子賤至斯焉取斯

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美魯也言

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

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義疏

史記弟子傳必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

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

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

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

則庶幾矣

說苑政理篇必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

自子之仕何得何也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也而

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

焉取斯

瑚璉也

江熙曰瑚璉置宗廟則為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

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為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

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

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義疏

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遠舉夏

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舍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

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舍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也又明堂位說四代器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夏名璉殷名瑚包咸鄭元注論語賈服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疏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集注夏瑚殷璉沿舊注之誤

三禮圖云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釜而銳下按鄭謂方

曰簋圓曰簋則瑚亦圓璉亦方賈公彥謂亦以木為之釋故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曰魯人也疏

小爾雅廣言佞才也魯語寡君不佞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韋昭杜預並云佞才也說文佞巧調高才也則佞亦是才能之稱故論語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謂仲弓無口才微生畝謂孔子曰無乃為佞乎謂無乃自以為才乎在或人及微生口中自以佞為美故當時自謙曰不佞孔子稱焉用佞又云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立以才能先人也小爾雅訓纂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

究習集解

荅師稱吾古人皆然言已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

為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

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

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

民故曰未能信也義疏

墨子非儒曰漆雕刑殘案刑通形孔叢詰墨作漆雕開形

殘詰曰非行己所致羣經義證

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謂斯世斯民也言吾于斯世

未信吾道之可行即從吾所好之意故子說之也漢

菟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後按

漢志後字當衍或解為開之後人不特文理紀載不

順况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

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

開亦自著書七畧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

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

微發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正義

家語云蔡人字子若按若當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

不樂仕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史

避景帝諱作開論語稱漆彫開者是稱其字猶南宮
縉字子容而稱南容也啟古字作君吾斯之未能信
吾字疑君字之訛過庭錄

子說

鄭曰善其志道深

集解

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為政不能使民
信已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義疏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馬曰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

集解

桴說文作沓爾雅庶人乘沓然則夫子言道不行乘
沓者以道人自處也後錄

漢書地理志東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
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注師古曰論
稱乘桴浮於海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
賢之化可以行道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
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
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
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集解鄭以為
材桴材也示子路令知己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即欲
浮海也一曰材讀曰哉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

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己無所取於他人哉疏

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

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

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義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集解
史記弟子傳孟武伯作季康子又先問冉求與論語

異考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孔曰賦兵賦集解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為諸侯之臣也義疏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集解

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

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

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為三公采五十里為

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
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
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
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
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
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
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
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
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
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
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義疏

禮記坊記家富不過百乘正義諸侯之卿采地也故
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
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大司徒云
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
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
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
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
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
百里公之卿與侯伯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
侯伯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
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

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
 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伯氏駢
 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以公侯伯下大夫唯三
 百家但春秋時齊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
 邑不與禮同也此皇氏之說五十一卷

左傳惟卿備百邑下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千室為
 百邑千室之邑惟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
 與晏子邺殿其居六十宋賞向戌邑六十皆是也後錄
 集註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對家臣則公邑之長
 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
 大都其餘之地制為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

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
 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六遂之地
 舉甸以該稍縣置也鄉遂之民以一萬五千家為定
 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廛田百晦
 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
 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此皆鄭說諸侯之
 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
 公邑孔子為中都宰子夏為莒父宰子賤單父子游
 武城皆公邑也惟費宰為季氏邑成宰為孟氏邑邠
 宰為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
 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

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為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為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為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為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計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註左傳築郛曰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

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為都乃稱都故云十室之邑其宰如

周禮之縣正也

釋故

赤也何如至可使與賓客言也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集解

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

歲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

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疏

束帶立於朝案隸釋孫根碑作束鞶立朝鞶是帶之

別稱或古本如是碑以為文羣經義證

與賓客言上擯之事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

皮弁

以白鹿皮為弁

素積

以十五升白布為裳而辟積要中

素衣

素衣麤裘

素

衣褐

素鞞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

凡帶不因其服改其立

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

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

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

此即孔子為擯趨進之事既

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在廟其諸侯朝

會燕饗或在廟或在朝或在寢擯者之位大畧皆然

故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繆播曰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

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

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進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王弼曰段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裁及二

明相去懸遠也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

慰子貢也

集解按論衡問孔篇亦引作吾與女俱不如也

顧歡申包注曰回為德行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

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段問孰愈子貢

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

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

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侃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明女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義疏孔門之有顏氏以不違之體篤好學之功孔子許以天下歸仁弟子中惟子貢當最知顏子聞一知十與孔子所許正同故獨發問以要其對大知十知二言功效所及非謂才力所限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爲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故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易於乾元爲仁於貞明旣濟定言太平之

世羣聖相繼效至捷也故孔子繫易獨著顏氏之子易備一至十之數惟顏氏得聞之子貢日在聖門傳詩書禮樂其功亦在推己以及人然有或及或不及故自謂聞一知二知其讓顏淵也於文一與一爲二具四方中央爲十顏子告以天下歸仁惟謂四方中央歸之此知十之說也子貢告以及人謂己與人而二此知二之說也蓋回之所聞性與天道之言賜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賜之所聞也所謂一者仁之性也以仁性合乎天命是爲性與天道以仁之道脩其教於人是爲文章子貢憫一世之人不備詩書禮樂之教故守其所聞者以發明之尋論語一書孔

子教人之法亦惟言詩書禮樂而春秋之義則曰竊比學易則曰段我荅問未嘗及至究乎其極則詩書禮樂皆歸乎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惟聖人能知之非學者之所能至顏子慕聖庶幾夫既博文約禮而又進以欲罷不能知十之詣有所獨造孔子之荅子貢遂謂吾與女俱弗如者以為當時後世多子貢之倫匙顏氏之匹願與諸弟子共聞文章亦足以求仁之本故曰吾與女弗如若由也好勇過我之意而顏氏之子固侗乎遠矣發微

宰予晝寢

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曰魯人疏

寢當讀為內寢之寢宰予蓋晝居於內故孔子譏之

七經小傳

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晝胡卦反言繪畫其

寢室資暇錄按此語不可從

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是日出後為晝凡人雞

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尚寢寐未起故責之論語埃質

於予與何誅

珊瑚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待將有懈廢之心生故段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為影響者也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

夫樊跡以為發起也義疏

申棖

包曰申棖魯人集解

按音義申棖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張守節正義史記弟子傳作申黨索隱本作申堂漢王政碑作申棠棠與堂堂字可通用詩侯我乎堂鄭箋堂當為棖則堂亦通棖故申棖亦作申堂也續疑繚字之誤繚與周義通堂黨亦周義弟子傳公伯寮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則公伯寮申寮申堂疑是一人拜經日記管子乘馬篇十初見水不大潦尹知章注云大潦一本作大續繼也預貯水也按此亦繚續相近之證

御覽三百七十引論語摘輔象曰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集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又

子貢此歎顏氏之鑽仰也但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鄰故云鑽仰之子貢既懸絕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者煥然可脩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可觀

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為近聞之為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義疏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貞日新之道深微

故不可得而聞也集解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者中

庸云天命之謂性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

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

神曰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言

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或仁或義若天之付命

遣使之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

也云天道者元亨利貞日新之道者案易乾元亨利貞文

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

善施生元為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嘉美也

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而會聚故云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

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

物使物皆得幹濟此明天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

亨利貞之德與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

之謂此自然之功為天之四德也此但言元亨者畧

言之也天道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故曰日新也以其

自然而然故謂之道言人稟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

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鄭注

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左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注論語天道七政變動之占與易春秋義合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後漢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

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傳之說而何氏俱不取

潛研堂答問

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按詩書禮樂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又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

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
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子
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已矣按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
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
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
詩書禮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
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人之際通之以性故
曰性與天道所謂與者天人相與也人皆有天命之
性不能率性則離道聖人能率性則合道道者天道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性與天道之學也孔子世家又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卽
不可得聞之謂自顏淵死而有天喪予之歎知不能
見之行事而託諸空言則春秋斯作後之所傳有禮
運中庸諸篇暢明旨趣當時七十子者豈莫不聞所
謂不可得聞者謂舉世之人不可得聞非自謂不聞
也文章者卽本乎性與天道發爲詩書動爲禮樂以
正朝廷而成風俗七十子中在政事文學之選者皆
脩夫子之文章者也子貢深窺斯旨故願明其可得
聞者以陶淑一世使人共由存其不可得聞者以見
統緒絕續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自在君子
所謂仲尼微言卽性與天道之言求微言者在論語

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能發起聖情互為影響二
子之論為獨多也發微淮南精神篇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言性合於道即性與

天道合猶與也

又漢書外戚傳注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按如顏意則漢以後至唐學者以性為自然之理與天為合故曰自然與天道合而何氏亦無以與為及之說至皇氏義疏始以與為及然猶說自然之旨自後遂一變而同顏氏之解矣又

子路有聞至惟恐有聞

子路所聞詩書禮樂皆賴施行者也子路有政事之才宜仕諸侯之國故未之能行知其必行也惟恐有聞其深信所聞也必如是之聞而行之乃可謂之得聞也必如子路之勇而後可以兼仁知之道則國可得而治此篇皆明用人治國之法然其人必當就裁乎孔子如後所稱孔文子子產若而人使為仲尼之徒則列國之政用為東周矣發微

子貢問曰孔文子至是以謂之文也

此明文章之用由乎學問也如孔文子之好學下問則詩書禮樂明而可以為政治國子貢以其諡發問

以見列國非無其人皆當學於孔子則有所就裁此亦春秋之微言與

子謂子產至其使民也義

子產在聖門亦政事之科

子曰晏平仲至久而敬之

君臣父子之誼盡於一己者也若見之於政事斯與國人交夫但言交者非師友之謂蓋親師取友以學為君臣父子之道切磋琢磨非以結交惟通乎國人人兼貴賤賢否斯用交結之道故曲禮記分友與交遊為二敬如敬事而信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如與國人交止於信久而敬則止於信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名焉長尺有二

寸居蔡僭也

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

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

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之名鄭包皆云出蔡地因以

為名未知孰是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

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

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

儀禮大夫士祭著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言大

夫龜六寸非也陳氏禮書

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義疏

山節藻梲

包曰節柄也刻鏤為山梲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

侈集解

釋宮宋廡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柄謂之棗郭璞曰

梲侏儒柱也棗卽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為

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疏

皇侃義疏謂山節藻梲人君居室無此禮故注但言

奢不言僭此未檢明堂位也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

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則僭禮不獨臧氏也釋故

左傳文二年作虛器正義蔡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

天子之廟飾木明堂位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有其器而無

其位故曰虛

何如其知也

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

進賢達能仁也通古今辨然不知也必有仁知之美

而後可仕於國蓋有知者之知人則仁者之愛人非

為泛愛國家於是得進賢達能之效苟知賢而不能

進卽不可為知人以知易惑者意多岐也故觀人之

術先觀其知臧文仲之竊位由其知之早惑左氏傳

記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論語但云何如其知惟其不知而不仁更無待言也發微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至三已之無愠色

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集解

范甯曰子文是諡也義疏

子文為令尹始自莊卅年丁巳代子元楚成八年終僖廿

三年甲申子玉代成卅五年凡廿八年間有三仕三已事

不知代者何人傳文不備楚世家亦不詳釋地續

三仕三已莊子田子方篇呂氏恃君覽皆作孫叔敖

事史記循吏傳亦以其事屬孫叔敖考叔敖為令尹

在楚莊十六年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在莊王前

安得有三仕三已事楚鬬且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

語著國語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當校

莊呂為可信考異

未知焉得仁

知鄭音智下同音義按孔注兩知字皆讀如字

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

賊夫之子不可謂仁義疏

按王充論衡云子文曾舉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

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義疏引李充說

與此同蓋本漢時經師舊解也別記翔鳳謹案論

蓋魯論家所傳故與孔安國古文說不同又按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

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人乎

崔子弑齊君

魯讀崔為高今從古音義

王充論衡曰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此用魯論語之言論語古義

陳文子有馬十乘

凡地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

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則文子采

邑殆方一里者百一傳而桓子無字請得高唐陳氏

始大釋地

子曰清矣

清清潔潔也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義疏

曰未知焉得仁

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宏以文子當作子文平粹之心無借

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暇

甯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

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

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

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又

孔子荅子張之言知用人必仁且知乃可使之治國

然仁知詎易幾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宜皆近乎

仁而夫子俱不許以仁者正以其知不足也孟子曰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
之爲務益有知者之無不知而後能爲仁者之無不
愛惟知不足則無知人之明無知人之明則不能定
後來之變而立人達人之意遂窮然忠清之質是能
以義治我者也通之以知乃能以仁治人故聖人之
門宜取乎二子之才俾好學以近乎知則皆治太平
之人也

發微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至

斯可矣

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忠而有
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

集解

按左傳載季文子出莒大子僕使大史克對稱舜舉
十六相去四凶深明用賢去惡之道又稱文子忠於
公室故鄭注論語亦謂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
過不必及三思左丘明好惡合乎聖人取證其言自
可信矣或難曰文公之僭禮宣公之篡立文子執政
其謂之何荅曰僭禮篡立過在君父春秋猶爲之諱
行父不能正是其罪耳然律以科條情非首惡且事
會所至或有權宜卽於冉有不能救泰山之旅又附
益聚斂而政事之科先列冉有益不以從坐之刑掩
其平生之美依左氏之文如季文子者亦聖門之所
采也

發微

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
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
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
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
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
至三思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義疏

子曰甯武子至其愚不可及也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集解

詳同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
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荅曰智
之為名止於布德尚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

於詳愚韜光潛采恬然無用支流不同故其稱亦殊
且智非足者之曰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
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
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
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義疏
案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
公與之燕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
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注云此其愚不可
及也疏

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
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與師相加其君既出

其國屢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可謂多難不可謂無道也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為蓋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閭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發微

子在陳曰

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丙午至哀

公二年戊申去陳是年復如陳至四年庚戌去陳史

記世家兩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

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發是歎邪余

謂第二次所載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

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

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

情事為得二年戊申蓋複出也釋地

吾黨之小子至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

狂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

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集解

伯夷叔齊

案春秋少陽篇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子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疏

微生高

鮑彪戰國策注曰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其名爲高蓋卽論語微生高又莊子盜跖篇注漢書古今人表注俱云尾生卽微生高微尾聲之轉也 考異

足恭

孔曰足恭便僻貌 集解

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 疏

案孔氏以尙書論語互相訓證 書同命注亦云便僻足恭 大戴以

足恭口聖兩爲對偶 曾子立事足恭而 表記云君子

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足恭也

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三者亦並言足當如字讀

無疑其義自爲手足之足繆氏以滿足解之 見義典疏

記無可證 考異

左丘明恥之

孔曰左丘明魯大史 集解

左丘明魯大史受春秋於仲尼者也 疏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按所謂其文則史者謂左丘明之書也丘明爲魯大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大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爲書宐爲良史終不可廢但當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竄亂固在好學深思之人矣發微

願車馬衣輕裘

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曰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做蓋用子路語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論語注疏
校勘記

與朋友共做之而無憾

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

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

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

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

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義疏按後出二解迂回

在人惟使朋友諒我之誠人已若一雖有做敗無所

顏淵曰願無伐善

孔曰不自稱己之善集解

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義疏

無施勞

孔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集解

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為農器使

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義疏

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

孔曰懷歸也集解

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

懷少他可推焉故曰志在春秋述何

子曰十室之邑至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章夫子言己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

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

學不厭也衛瓘讀焉於乾切為下句首焉猶安也言
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
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得並通故具存焉

疏

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以忠
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
信可使如丘也

義疏

四井為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
也有夫有婦然後為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
地故有十室之邑也

釋人

曲禮上入里必式注不誣十室正義入里必式二十

五家為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不誣故入里則必式而
禮之為敬也里必式則門閭亦式故門閭必步不誣
十室也論語云十室之邑云云是不誣十室

記疏

荀子大畧篇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書